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综述

翟恒兴

(浙江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4)

摘要:海登·怀特庞大的历史诗学体系建构,引起整个人文领域的关注。历史学领域对其历史诗学理论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反历史”、“非历史”和“思辨的历史”。文学与诗学领域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还处于基本评介阶段上。在叙事学领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被称为“颠倒实证主义的隐喻叙述主义”,怀特本人被当作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和史学性元小说家。

关键词: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叙事学

An Overview of Hayden White's Historical Poetics

ZHA I Heng-xing

(Humane Colleg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316004, China)

Abstract: Hayden White's hug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s of historical poetics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whole humaniti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the research on Hayden White's historical poetics is made up of three opinions: anti-historical, ahistorical, intellectually historical. In the kingdom of literature and poetics, investigation of Hayden White's historical poetics is fundamentally on the stage of introduction. In the realm of narratology, Hayden White's historical poetics is called "the Metaphorical Narrationism of Converse Positivism", White himself is regarded as structuralist narratologist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a-novelist.

Keywords: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poetics; narratology

海登·怀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埃娃·多曼斯科称其为“理论家”、“历史编撰学家”、“思辨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学家”。海登·怀特的学术思想可分为四个时期:(1)1955-1965年,对思辨历史和历史哲学感兴趣的纯理论研究阶段;(2)1965-1979年,《历史的重负》、《元史学》、《话语转义学》等著述的出版,表明怀特的研究焦点是话语和历史叙事;(3)20世纪80年代,海登·怀特关注叙事话语和历史再现的关系问题,这体现于《形式的内容》中;(4)20世纪90年代至今,《历史情节化与真实性问题》、《比喻实在论》两书体现了怀特对伦理和比喻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以前所思考问题的综合。^[1]海登·怀特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总括为“历史诗学”。在《元史学》一书中,海登·怀特以19世纪的历史编纂、历史哲学为例,详细阐释了历史诗学的思想内涵。海登·怀特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建构“历史诗学”的理论大厦。这一理论体系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引

起整个人文领域的关注与研究。

一 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纵览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起点是对欧洲中古历史的思考。首先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是他对历史学的反思。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其历史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三种观点:“反历史”、“非历史”和“思辨的历史”。

“反历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多伊诺维奇批评福柯的用语,克罗齐、怀特等人也曾经使用过。^[2]所谓“反历史”,就是拒绝历史知识、怀疑历史学学科的必要性。海登·怀特明确提出,《元史学》目的是“解构神话,解构所谓历史学科的神话。”^[3]将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视为“反历史”的人不在少数。有人将怀特称为“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断章取义”的理论魔术师,认为他关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一种“魔术表演”,其“对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的分析”则是这场魔术表演的核心。怀特的《元史学》因充满了“咒语式的

收稿日期:2009-06-20

作者简介:翟恒兴(1971-),男,山东曲阜人,浙江海洋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逻辑推理陷阱”,而被译为“玄史学”。^[4]有人把怀特对历史学的“解构”效果与尼采相比:“尼采觉得历史太冷,怀特觉得历史学还不够冷。……(海登·怀特)对历史的破坏力怕也是尼采本人所想象不到的。”^[5]伊格尔斯认为海登·怀特倡导了一种“非理性的、无标准的、不成熟的和独白式的学术、科学和文学观念。”^[6]高登·莱夫认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历史怀疑主义:“历史的读者将会发现在面对怀特历史处理方式时,在19世纪历史学家那里是潜在的怀疑主义,在海登·怀特那里则变成了明显的怀疑主义。”^[7]沃尔夫指出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怀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瓦解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边界。”^[8]正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使大多数历史学家拒绝接受怀特的历史思想。两位较早关注《元史学》的学者克莱夫和彼得·伯克则为怀特增添了另一项“罪名”——“晦涩”。^[9]

“反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人类“历史”存在的合理性;“非历史”则承认“历史”存在的合法性,肯定海登·怀特审视历史学的非历史方式。比如,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或从历史文本的文学性上来看,过去那种重视事实材料、追求纯“客观”的实证论历史学应当被“修正”。罗斯先从《元史学》的“非历史性”谈起,他认为:“海登·怀特通过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修辞和文学理论透视十九世纪的历史作品。”^[11]怀特《元史学》之后的著述几乎都考察了历史书写的修辞结构,其历史思考超出了修辞学范围,指向文学批评、历史审美。罗斯认为怀特“非历史”的历史诗学是在文学、政治、历史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将是一种最好的促进文学、政治、历史理论的交流,同时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在与过去的关系。”^[10]

理查德·汪认为怀特“非历史”思想体现在其蒙太奇式的学术随笔论文上,“海登·怀特是当代以‘蒙太奇’学术论文写作的发明者……”^[9]“蒙太奇”一词表明怀特历史思考基点的多样性和学术论文的跨学科特点。这是从文体上揭示怀特历史思想的“非历史性”。彼得·德·伯拉通过分析怀特关于历史话语的“非逻辑性”与“反逻辑性”,指出怀特的历史思想是一种修辞决定论。由于对话逻辑层面的关注,这种修辞决定论的“非历史”倾向于提供一种导致历史学非学科化的新叙事形式。路易斯·明克对怀特关于“比喻”、“事实与事件”的修辞化见解感到困惑,因而将其修辞论史学称为“新修辞相对主义”。^{[9][10]}尤金·高勒卜指出,“怀特最为臭名昭著的关于不同历史学家可以强调同一‘历史场’,或‘同一序列事件’的不同方面的论点表明了被历史学家观察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准实证主义。”^[11]尤金·高勒卜揭示了怀特“非历史”思考的准实证性。

主张海登·怀特是思辨历史学家的人将其视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代表。“思辨历史”是怀特提出来的。在一篇名为《思辨历史的任务》中,怀特说:“思辨历史就是作为思想的或者意识的历史(人类的感觉、思考、意愿、实体以及意识产物的文化)。”^[12]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埃娃·多曼斯

科和我国复旦大学史学理论家陈新教授的评价较有代表性。埃娃曾经就对海登·怀特的生平、学术轨迹、历史诗性观等问题进行过采访。她认为怀特与黑格尔、马克思一样,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她非常欣赏海登·怀特将审美、道德维度引入历史学。^[13]

陈新教授不仅翻译了《元史学》一书,还发表了关于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研究专论。他认为《元史学》“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14]在详细分析了怀特的历史“著述理论和语言规则”这两大理论支柱之后,陈新指出《元史学》的“思辨”之处体现于“在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之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的‘张力’”。他认为思辨历史学的目的是帮助历史学走出困境,重塑历史学的尊严。

汉斯·凯尔纳认为海登·怀特的思辨历史学源于有着悠久历史并强调比喻的伦理学维度的语言人本主义传统;同时,思辨的历史学还有一种未言明的关于人之荒谬的存在主义意识,它顺应了反抗心理学的、社会政治学的决定论的需要。^[15]英国历史学家伊斯佐普提出“承认(历史领域的)‘语言转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怀特权威性的介入。”^[16]现代历史新秀阿克·斯密斯则认为:“海登·怀特是现代历史编撰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和自我反思的实践者。”^[17]学者们对海登·怀特历史思想的不同观点,从不同方面揭示出其历史诗学的丰富内涵。

二 文学与诗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相比而言,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了解较多,而对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这是因为怀特首先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在其历史思考中,怀特将历史文学化既是对传统文学观念(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也是对正宗历史学家(实证式历史)的“双重冒犯”。由于受到两方面的批判,怀特的历史诗学在开始出现时并不被美国学界看好。但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后现代思潮,怀特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思想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我国学术界对怀特的评介。直到90年代初,怀特才以新历史主义文论成员的身份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怀特走入中国文论界,要归功于张京媛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正是通过该书所收录的四篇论文,国内学者才初步了解了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文学主张。从《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主要了解到“历史同文学一样也是虚构”的观点;从《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一文中得知怀特已将比喻理论扩展到研究人类意识的话语转义理论;从《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怀特关于历史作品具有文本性的主张;从《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想象》中看到了怀特对历史与想象之关系的结构分析。

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将怀特置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大背景内,通过对新、旧历史主义的比较,从更纵深视角关注怀特的历史诗学。该书主要探讨了怀特“元史学”构架中的历史文本之表层叙述结构和深层意识

结构的理论。所谓历史文本的“叙述结构”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起来象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21][257]}历史文本的“深层意识结构”则指《元史学》一书中谈到的历史文本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的特性”。盛宁认为,历史文本的“诗性”意味着历史离不开“想象”这个动因;“语言的特性”则意味着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性的语言阐释。他认为怀特对19世纪西欧8位史学大师历史著作的具体分析,展现了这些历史话语中人们未发现的文学层面。盛宁指出,《元史学》强调了历史的诗性,《话语转义学》则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历史与文学之“墙”被彻底拆除。结果,“历史就不再是赋予世界的一个连贯的故事形式,而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层面。它将不断激发我们对于世界作新的思考。”^{[21][260]}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书,从“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和“为新历史主义辩护”两个方面介绍了怀特的“元历史构架”理论。这一术语主要是对怀特《元史学》和《话语转义学》两书的理论概括。王岳川认为怀特“元史学构架”的核心思想是“历史意识、阐释框架、语言诗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22]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一书中,王岳川重点介绍了怀特的“元历史话语”,其论述内容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书中的“元史学构架”大体相同,而“话语转义学”一节论述的却是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主张、策略,其介绍内容基本上与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无关,书中所介绍的内容实际上是新历史主义的“语境论”。显然,同《当代西方文艺论》一样,王岳川也是将怀特的“元历史构架”置于新历史主义的广阔背景下,强调了怀特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理论资源。虽然这两书还不能系统阐述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思想内涵,但该术语已有别于其它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理论。比如,“元历史构架”的理论概括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表述就不同。

张进则认为海登·怀特主要从五个方面超越了传统文史界限:话语转义模式是一切历史的深层结构;历史情节化突出了历史文本的审美环节;形式论证式解释是历史叙事的认识性环节;意识形态蕴涵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立场;上述四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张进所论谈及的五个方面是对怀特《元史学》结论的具体化与深化。张进还明确了历史诗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所谓“根本问题”指:“文学(活动)与历史(性)之间的相互干涉和相互表述的问题,它关乎文学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及文学史观念问题。”“基本问题”则指:“历史性与作家、作品、读者、世界、文化宇宙之间的关系。”^{[23][22]}

前者强调了历史诗学的文学性,后者侧重于历史诗学的历史性。在沃尔什“历史指涉的多重性”理论启发下,张进认为从近代到现代有三种历史诗学:思辨的历史诗学、批判的历史诗学、叙事的历史诗学。这对应了“历史”的三个层面:历史过程、历史认识、历史叙述。同时张进还借鉴了卡林内

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詹姆斯《语言的牢笼》以及批评家勒翰《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等人的思想,他规定了历史诗学不同阶段的话语范式。即:(1)历史诗学形态:思辨历史诗学,批判历史诗学,叙事历史诗学;(2)历史的层面:历史的过程,历史的认识,历史的叙述;(3)历史观参照:机械论,有机论,语言论;(4)历史主义形态:启蒙式历史主义,浪漫式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5)现代性形态:启蒙现代性,批判现代性,后现代性。^{[23][60]}

张进所规定的话语范式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横向地看,可以发现三种历史诗学不同的历史观、话语模式、历史形态、“现代性”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特征。对历史诗学形态的共时性描述拓展了研究视野,直接呈现了每种历史诗学诸要素的内部关系。

第二,纵向地看,可以宏观地把握各历史诗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三种历史诗学之间是一种“洞见”与“盲视”关系,即后一种历史诗学是对前一种历史诗学的“线性反动”。而每种历史诗学又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价值趋向。

第三,张进还强调了每种历史诗学的历史层面、历史观参照、历史主义形态等“历史”的单向维度。这导致历史诗学的形态学研究缺少一种基于经验层面的文学批评实践的支撑。这意味着历史诗学也只是一种有待进一步从实践经验上去不断完善与证实的“理论假说”。张进将历史诗学放置在“语言转向”之后的“历史转向”的大背景中,考察目标并非史学的本体论研究,而是给“新历史主义”的出场作铺垫。张进的历史诗学的形态学考察为理解新历史主义设置了一种历史景观。

三 叙事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叙事学思想在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体系中占相当比重。20世纪80年代后,怀特便将其“构建工程”转向了叙事学。所以,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被称人为“颠倒实证主义的隐喻叙述主义”^[24]也就不足为奇。《形式的内容》一书详细探讨了“叙事形式负载了哪些内容”、“叙事如何转化为内容”等叙事问题。陈新教授把海登·怀特作为西方现代历史叙述史由“叙事”转向“叙述”的叙事学家之一。他指出“(海登·怀特)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叙事采用什么手法传达叙述者的意图,完成解释。”^{[25][70]}怀特选择了隐喻在历史文本中控制着历史解释,支配着历史学家将事件串连成历史故事。因此,怀特是呼吁通过语言学分析解决历史叙述的基础理论问题的开创者之一。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新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旨在建构说明一切历史叙事文本的一般叙述理论。陈新还注意到怀特的叙事学“不仅涉及叙述者、叙事的形式、还涉及叙事作品的接受者,即读者。”^{[25][83]}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将海登·怀特划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并认为海登·怀特是制造批判小说的现实主义叙事逻辑的史学性元小说家之一。“怀特偏爱弥尔·本维尼斯特和热奈尔·热奈特的后尘,认为一篇话语的客观性是由其语法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或突出或遮蔽叙事声音。”^{[26][74]}这里,

所“突出”的叙事声音是作为主观叙述的“我”、“这里”或现在时和完成时态等能使读者注意到的叙事声音;所“遮蔽”的叙事声音则是不标明叙事者的客观叙述,即,陈述事件时似乎事件在自述一般。

怀特将前一种侧重于主观叙述的历史话语称为“叙述”,将后一种“故事自述”式的话语称作“叙事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柯里认为“叙述和叙述性这两极共同形成一种悖论,将非人称的全知手段暴露出来,而历史性叙述的客观性就是通过将他揭示为主观发明而依赖于它。”^{[26][75]}柯里以约翰·福勒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例,指出史元性小说正是通过叙述性到叙述的转换而产生理论效果的。在对怀特叙事理论的研究中,柯里还强调了其故事中的“结尾意识”。叙述结尾意识使“事件”具有了意义,尤其是道德意义,怀特反复强调小说结尾有道德功能。通过分析怀特的叙事理论贡献,柯里命名、阐释了作为一种理论小说的史学性元小说特征。柯里认为另一种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哲理性小说。两者都是“文学批评的虚构作品”,这是历史与小说的“合成”、“交染”结果。于是,主张历史虚构论的海登·怀特自然会进入新叙事学研究者的视野。

荷兰学者克里斯·洛伦茨认为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隐喻叙述主义”有效颠覆了两种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怀特的叙述主义颠覆了小写的实证主义,即事实的实证主义(又称经验主义);在解释策略上,怀特以“叙事都是自我解释”排斥因果解释来反对大写的实证主义,即解释的覆盖律观点。怀特认为历史作品里都有一个隐喻结构,将历史叙事形容为“扩展了的隐喻”,这其实在混乱的现象中创造一种秩序,因此,洛伦茨将其称为“隐喻叙述主义”。不过,在叙事学领域,洛伦茨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海登·怀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海登·怀特历史思想和叙事学的研究较为详细和系统,而对其文学和诗学思想的关注则属于薄弱环节。人们不仅忽视对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模式、话语转义理论、比喻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也没有提及他有关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尽管我们把怀特视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人物,但是并没有对其文学批评理论及批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更不要说对其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质做出分析与界定了。既然是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怀特的文学批评观念体现在何处?其批评实践有何特点?批评实践的操作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汉斯·柏坦斯. 后现代主义: 关键人物 [M]. 美国布莱克维尔出版社, 2002: 321 - 326
- [2] Traian Stănovič.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M]. Cornell Univ. Press, 1976: 209.
- [3] Ewa Domonska. *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 Overview with Hayden* [J]. *Whit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1993 (24).
- [4] 邵立新. 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 [J]. 1999 (4): 110 - 123.
- [5] 程一凡. 二十一世纪 [EB/OL]. [2005 - 02 - 28] <http://www.cuhk.edu.hk/ics/21c>
- [6] 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J]. *Rethinking History*, 2000 (3): 391.
- [7] Gordon Leff. *Review of Meta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M]. 1974: 600.
- [8] Wulf Kansteiner.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3 (4): 273 - 295.
- [9] Richard T. Vaa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8 (1): 113.
- [10] Michael S. Roth. *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Hayden White's Rhetorics of History* [J]. *Political Theory*, 1988 (4): 76.
- [14] Eugene O. Golb. *The Irony of Nihilism* [J].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19, 1980 (3) 55 - 58.
- [15] Hayden White. *The Task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 *Monist*, 1969 (3): 607 - 625.
- [16] Ewa Domonsk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8 (2): 176.
- [17] 陈新. 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J]. *河北学刊*, 2005 (3): 188 - 192.
- [18] 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J]. *History and Theory*, 1980 (12): 28.
- [19] Antony Easthope. *Ramancing the Stone: History Writing and Rhetoric* [J]. *Social History*, 1993 (4): 235 - 249.
- [20] 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J]. *History and Theory*, 1989 (3): 137 - 153.
- [21] 盛宁. 二十世纪美国文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2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3] 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4] 陈新.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25] 陈新. 西方历史叙述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26] [英] 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 [M]. 宁一中,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卫 华